

空軍總司令部的回憶（上）

· 何邦立 ·

我曾經在空軍總司令部診所及軍醫處服務過，回想那已是四十年前的塵封往事！

民國一〇四年，適逢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我出版了《笕橋精神》一書，描述了空軍抗日戰爭初期的血淚史，寫的是空軍最艱辛，壯烈的抗戰第一年。

民國一〇九年夏，邦立突接電話應邀參與，五月三十日空軍總司令部（以下簡稱「空總」）的開放展示，「2010 C-LAB 藝術圍牆計畫：限時動態公園」開幕，在空總戰情大樓前廣場舉行表演活動及光雕展演。

電話那頭傳來的訊息，「我們今年開始進行空總當代記憶的蒐集與研究，也正在找曾經在空總服務過的官兵進行訪談，同時會在六月一日啟動『空總共筆』的網站，邀請大家上傳與空總有關的記憶、聲音、影像等文本。而我們的訪談內容除了會作為空總的研究資料庫以外，也會跟『空總共筆』的宣傳活動結合，將訪談內容改寫成短篇文章，發佈在我們的Facebook粉專。」

我回以很樂意接受訪談，時間飛快，我曾在空總任職前後四年，那是在民國六十八至民國七十二年間的事。都四十一年頭了，再舊地重遊，將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五月三十日傍晚，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研究策劃組研究員汪怡君小姐，留學英國的人類學博士，招呼我與內子及小女之行，對空總的現狀預作了簡單的巡禮，特別是總部診療所、總部軍醫處，仔細的看過並作講解，至於詳細的訪談，再另安排時間。

隨後我們觀賞了二十分鐘的光雕演出，影像投射在戰情大樓的牆面上，配以年輕人的輕快活潑音樂，讓我們享受了一個不一樣的音樂晚會，頓覺年輕許多！

事後與汪怡君博士三次見面的訪談，第一次訪談總部軍醫處時由謝於珍科長陪同，她於民國六十年代起服務空總，直至民國九十年春退休為止。第三次談總部診療所時，我找了蔡貴豐護理長陪同，她民國六十五年迄民國八十五年服務於空總，因年度的

預防注射，遍走各單位。

兩位服務於空總的時間都在我之前，較我資深，應可提供更正確的資訊。其中也接到汪博士電傳兩張民國四十七年、民國六十一年度的空照圖，希望我能對建物加以標明認定。

我民國三十三年在重慶出生，五月六日上午八時，時值國民政府成立紀念日的鐘聲敲響，我呱呱落地，父親為我取名邦立，當時列強侵華的不平等條約剛廢除不久，期望戰勝日寇後的中國，能快速國立邦安。

民國三十四年秋，日本投降，二戰結束，臺灣光復。父親旋來臺接收



一張空照圖，時光倒流逾甲子，民國四十七年金門砲戰，見到當年臺北的空照圖，勾起了作者年少時的回憶。

，我們兄弟隨母親年底輾轉來臺，全家團聚。父親任職財政處主任秘書，負責接收日據時期總督府財政局的整體業務，各項規章必須重新擬定，地方稅制重新建立，公產之管理，幣值之維護均須縝密研擬策劃，公務繁重。民國三十五年四月，陳儀內閣小改組，財政處長易人，嚴家淦接任，父親公務告一段落，八月我們舉家離臺，回到上海。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孫科組閣時，父親任職僑務委員會於南京。民國三十八年全家隨政府再次播遷來臺，小學我是在國語實小唸的。家暫住中華路植物園旁，後遷和平西路，小學六年級時，再搬到公家的眷舍，就是南京東路的光復東村。當時先有空軍光復西村，為十二路公車的終點站，後再延伸到光復東村。附近還有少量國防部（復華新村）、陸軍總部和僑務委員會的眷舍兩排，計二十戶。

當時軍方的眷舍是獨立的共用公廁，還沒自來水，用的是手壓式抽水機，每月定期送米油鹽到戶，兩排眷舍廚房相對，中間一小通道，反是左鄰右舍溝通聯繫的橋樑。

那時南京東路三段還未開通到復興北路，附近全都是農田，小河溝中撈三斑魚、田裡抓泥鰱、挖荸薺，都

是我們兒時的記憶，附近還有一個很大的吳氏祠堂，後來不知何處去了。

家父在僑委會任職，我家不是軍人，但我從小在眷村的大環境中成長！每個月有一次勞軍電影，大家搬個小板凳，公車停車廣場上架起的大螢幕，隨風起伏，那是反共抗俄、克難自強的大時代！

民國四十四年小學畢業，參加初中聯招，放榜的名單，就公布在光復東村眷村的公佈欄上，看到名字在師大附中的榜上，欣喜若狂。

入校分班，我是初六十二班，劉貴立是初六十九班，他的班導是教數學的女老師，講一口的四川話，令人印象深刻。劉貴立與我部隊資歷都在六聯隊，後來他晉升空軍總司令，退役後，惜因病早逝！

師大附中學風開放，有很大的運動場，籃球場不說，學校初中部的南樓（紅樓），與高中部的北樓間，有一大中庭，有個籃球場，圓形跑道圍繞一個不夠標準大小的足球場，後操場有一個大型正式比賽的足球場，不時有班級足球比賽。當時大家迷得很，第三節下課就先吃了便當，中午搶著踢球去。

尤記後校門外還有一空軍足球場，正對空軍總部的大門，當時香港南

華足球隊（曾兩度代表中華民國榮獲亞運盃冠軍）來臺比賽，都在此舉行，名將姚卓然隊長、左右雙翼鋒將莫振華、黃志強，還有何祥友等，吸引了我們這些小球迷。直到五〇年代中期後，臺北市立綜合體育場（足球場、棒球場）完工，足球移師比賽，同時也帶走了我們這群老球迷。

空軍足球場旁邊還有一片青濕草地的飛靶射擊場，在那個時代還挺罕見的。學校後邊環繞有很深的防空壕，下雨積水，有如護城溝，也是我們抓青蛙、釣魚的好場所。

三年的初中生活，在附中多采多姿。

我家住在遼寧街口，學校在信義路上，家裡給我買輛舊腳踏車，事實上每天早上，一夥軍眷同學，有的步行，有的牽車，一路快快樂樂的上学去。我們沿著安東街小路，直穿中崙的中正路口處（現今八德路），有一茶室，鶯鶯燕燕，到現今忠孝東路的土地公廟還在，穿過正義新村，空軍子弟小學教室、操場在望，及旁邊的空軍總司令部，再穿仁愛路，直接由附中的後大門入校。安東街旁有一條小河渠，每天放學時還可看到趕豬公，好大的一條豬，不知是否配種用？還是廟會時競賽後作為祭品？就這樣

，我走了三年的安東街，也走過了
的少年歲月！

臺北空軍子弟小學，緊鄰空軍總司令部，圍繞著空軍正義新村的眷舍，孩子上學分從較遠的空軍眷村，用十輪藍色空軍專用大卡車接送，光復東西村都可看到，調皮遲到的學童，車子已發動，才快步追爬上車，不知危險！記憶深刻的是，有一天早上七時餘，目睹總部後邊的眷舍火光冒起，烈焰沖天，整棟眷舍二十戶陷入火海，好不嚇人，木質房舍一下子就燒光了。

每天路過子弟小學，發現他們的老師講的都是四川話，那是他們的國語。老師們大都歷經抗戰，學校從杭州笕橋，內遷成都，抗戰勝利後還都南京，學校又再遷校臺北。今日的懷生國中，就是臺北空小現址，為紀念CC飛行員陳懷而命名，懷生是老蔣總統為他起的名字。

我死則國生，是謂懷生。

民國九十四年，我應邀出席美國洛杉磯全球空軍子弟小學校友會，有六百餘人參加，場面壯觀空前。全省有十四所空軍子弟小學，被問及我就讀那一所空小？我是唯一的三年「過門不入，穿堂而過」臺北空小的「校友」。（未完待續）

我還在這裡

· 林信涵 ·

一個笑就擊敗了一輩子，
一滴淚就還清了一個人；
一人花開，一人花落，
這些年從頭到尾，無人問詢。

——顧漫

有些花蕊

毋會回頭了

此是多盈美的凋謝
剩憶念拎著豐茂的言語
以曇華的卵核自顧自沙啞地聆聽
彼岸花團錦簇叱吒的貧瘠
如蜉蝣所斑斕的宇宙

讓安靜說說話

風沙的痕跡歸我
負恃盛綻的枯木仰起頭
卻見冷葉的落影穿過始終
冥思遙寄顛簸鏗鏘的鄉愁
與望塵莫及的流蘇牽繫停留
後於孤寂濡沫的段落書寫

擦肩而過眸眼裡
遠方墓誌的涼颼

毋如交予斑駁的沉默來發腔
寸草上的露瓣隱隱減滅
星辰的嗓音早已習慣於闌夜奔騰著
即便愚辭的字裡行間零零碎碎
些許綢繆的頓筆更無戀入墨
畢竟井井亡命天涯老早
便披起世生生複沓的吶喊
毋管眼耳有多猙獰茫霧有多喧囂
心跳的襟袂終是

那幅年少歸返的相擁

你來了定會再見到我
時光的甕桅笑扛荏苒的聲火
愣愣地熨過累累豐碩的風風雨雨
或以度熱的漠沙形音著

未圓的月落

鴉黑似的抑揚頓挫
薄晨底是誰該句號
後有道泥瓣用盡滂沱的臂彎凝視
毋讓巍峨的淚滴以澈濁來賦別
是我見到你來了
但已盡是夢囈的角色